

迷踪俠女

臥龍生著

迷踪俠女



目 录

第 七 章	罗浮七剑	247
第 八 章	乾坤一剑	286
第 九 章	无影毒魔	326
第 十 章	武当求援	364
第十一章	白衣蛇君	401
第十二章	旗鼓相当	443
第十三章	三探红楼	478
第十四章	苦行师太	510

第七章 罗浮七剑

马宏剑同伏虎太保回到“幽篁小筑”只见木花凌乱，气分有点不对。

马宏剑与伏虎太保飞身扑上小楼，但已不见了朱小秋。伏虎太保口发嘶声，也没听到回音，慌道：“大吉小吉也不见了。”

马宏剑问：“大吉小吉是谁？”

伏虎太保苦笑道：“我的哼哈二将。”

马宏剑忖道：“是两只老虎。”马宏剑把眉一皱：“朱小秋固无抵抗力，但来人胆敢找到萧圣与董小钗隐居之处，并且能制住两只老虎，必定是大有来历之人……”伏虎太保并没有听他说话，却张意两个朝天马的大鼻孔，四下猛嗅。马宏剑明白他外号“伏虎太保”，久驯老虎，自然闻得出老虎的气味，伏虎太保一面嗅，一面下楼，越过竹篱，向山上走去。

走到半山，马宏剑眼尖，已经看见远远大树之下有两堆黑黑的东西。

二人赶过去一看，果然倒卧着两匹巨大的卷毛黑虎。

伏虎太保又气又急。

马宏剑伏身一探，尚有鼻息，显然并没死。

马宏剑心中一动，想起九龙堡那般邪魔江湖下三滥的行径，忙道：“大吉小吉恐怕是被迷药迷住了，去弄桶水来试试。”

伏虎太保对于马宏剑武功于学识甚是钦佩，应了一声，飞身跑下山去。

不一会，他提了两小桶水飞奔上来。

马宏剑命他将冷水泼在大吉小吉头上，果然大吉小吉一连打了几个喷嚏，站了起来。

大吉小吉用头在伏虎太保身上挨挨擦擦。

伏虎太保对大吉小吉咕噜了一阵，大吉小吉摇着癞龙似的大尾巴，争着舐马宏剑的手脚。

马宏剑摸摸大吉小吉的头，领着大吉小吉到朱小秋卧处嗅了一阵，道：“去找！”

大吉小吉果然善解人意，低吼一声，一面嗅着，一面向前飞奔。

伏虎太保顺便带了伏虎神鞭，围在脸间，于马宏剑随后赶去。

约有一柱香时分，二人两虎已经翻越了两座山头。

走进一处古木参天，枝浓叶密的山头。

大吉小吉忽然站住不动。

马宏剑知道事有蹊跷，拍拍大吉小吉的头顶，要他们伏在林外。

忙于伏虎太保轻轻掩进林去。

走进林中约有里许，马宏剑耳力灵敏，听出有了声息，怕被人发现形迹，示意伏虎太保远远躲在一株合抱大树之后。

他一人向前掩去，走了有数十丈光景，听见有人说道：“君主！这里离‘幽篁小筑’不远，萧圣与董小钗不是省油灯。恐不太妥当。”嗓音异常尖锐。

马宏剑立即藏好身形。

只听一个少女声音说道：“候爷当年你那份豪气哪里去了？萧圣于董小钗不过在中原武林浪得虚名，有什么了不

起，何况这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，谁会知道我们在这里。”

马宏剑借着透进林内的月光望去，只见一个青衣少女席地而坐，她面前地下放着一个少女。

地下的少女是用被褥裹着，正是朱小秋，此时她躺在地上不声不响，似是被人点了穴道。

青衣少女的四围坐着四个蒙面黑衣汉子，于青衣少女面对面坐着的是一个身材甚是瘦小，只听他尖着嗓子说道：“君主说的是，本座在中原武林中虽是响当当的角色，但比起人家来还差得远，这样一看，中原武学实在稀疏，萧圣与董小钗又算得了什么。”

此人虽是侯爷，口称本座，对青衣少女还是恭敬得很。

马宏剑想，这青衣少女面目娟秀，分明是中土之人，瘦小黑衣蒙面汉子话中也自承是中原人氏，何以二人一齐轻视中原武学？

那么他们所推崇的又是那国的武学呢？

还有他俩一个是侯爷，一个是君主，加上九龙堡中假管夫人是王妃，武林一时之间那里来的这么多贵人。

“君主！不过为这小姐得罪萧圣与董小钗值得么？”瘦小黑衣蒙面汉子说。

口风中，对萧圣与董小钗仍然存有畏惧之心。

“比起来，追查《鱼肠金镖》的下落事大，得罪萧圣与董小钗事小……”青衣少女道。

“这小姐狡猾得很，恐怕问不出什么？”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。

青衣少女嘿嘿一阵冷笑，道：“休说是她，就是铁打金刚，铜铸罗汉，我也要逼出她的口供。”话音一顿，沉吟

道：“就怕她当真不知道。”

隔了片刻……

青衣少女又道：“侯爷！那王一涛的下落查明了么？”

据说王一涛带铁面韦陀白天铎逃出九龙堡后，就失去了下落，但本座已查出白天铎家住潼关，王一涛一直护送他回家也说不定，本座想亲自去查看一下。”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。

马宏剑内心一惊，他的惊，第一是这瘦小黑衣蒙面汉子的确精明，竟想到这一着。

第二是由瘦小黑衣蒙面汉子话中听出，九龙堡的势力与眼前这些人也有关连，真不知这批邪魔势力大到什么程度。

青衣少女道：“我在此歇足，为的就是这件事。”顿了一顿，沉声道：“侯爷，你那日在王屋山中亲耳听见王一涛向马宏剑说的是吗？”

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：“不错！王一涛说过，朱宗武那封遗书和《鱼肠金镖》已被他藏起来了。”

马宏剑对他那炯如利刃的眼睛看去，果然就是在王屋山中偷听自己与王一涛说话的那人。

青衣少女道：“朱宗武的遗书我不管，那《鱼肠金镖》非找到不可，侯爷！我们分头行事，就在此地分手，你一人去潼关吧。”

瘦小黑衣蒙面汉子立起身来，道：“本座就这么走了。”

“侯爷！你找到王一涛后，怎么办？”青衣少女沉声道。

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：“本座怎敢擅专，自然将王一涛带回来，由君主亲自发落。”

青衣少女点了点头。瘦小黑衣蒙面汉子率领手下离去。

马宏剑想现身拦住五人，又恐彼众我寡，但不如此，他们分成三起就分身无术了。

想请伏虎太保助一臂之力，但初次相交，不便启齿。

正在两难之际，只听林外大吉小吉连声吼叫，心想必是他们发现了瘦小黑衣蒙面汉子和他的手下。

他扭头看时，伏虎太保已不在原处。

此时青衣少女也听到虎吼，立起身来。

马宏剑不敢再搁耽，足下一顿向青衣少女疾扑过去，在半空、暴喝道：“看掌。”

随声劈出劲疾罡风对青衣少女涌去。

青衣少女正在凝神注意虎吼方向，不料有人来自身侧，见状娇躯向后掠退一丈，避开激厉的掌风。

马宏剑双足点地，立即抄起朱小秋挟在左臂。

青衣少女见来人不是萧圣与董小钗，而是个潇洒俊逸的少年书生，嫣然笑道：“八成是洛阳马公子到了，是不是？”

马宏剑正色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马宏剑……”

她俊眼逼视着青衣少女，故意问道：“姑娘芳名叫君主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你那听到了……”她嗤嗤一笑，“公子读过百家姓么？百家姓上那有姓君的，我叫田玉芳。”

马宏剑道：“田玉芳？你为了《鱼肠金镖》掳掠我的小秋，是你的意思？还是另有主谋，快讲！”

田玉芳朱唇撇道：“你的小秋？小秋是你什么人呀？”

要紧话不说，却说那不要紧的话，不知是有意岔开正事，还是对他“我的小秋”四字特别觉得反应。

马宏剑大声道：“不要歪缠！你说不说？”

田玉芳娇声道：“你不说我也不说。”

马宏剑道：“用化骨毒针对付小秋的是你？”说时，俯首看了一下朱小秋。

只见她星眸紧闭，鼻息沉沉，似是被人点了睡穴。

田玉芳一般酸意，冲上门顶，大声道：“是我怎么样？”大袖一扬，打出一蓬红色粉雾。

马宏剑虽然初涉江湖，但自百花亭中了红楼五夫人暗算以后，又连番遭遇劫难，短短时日内已增进了不少阅历。

他与田玉芳对话之时，早已留心，田玉芳素袖刚扬起，他已拼住呼吸，抢到上风。

百忙中右掌一翻，当胸劈出，一蓬红雾慢慢散去。

马宏剑剑眉双剔，厉声道：“年纪轻轻，就如此心狠手辣，不是化骨毒针便是毒香……”

田玉芳笑道：“浪闯江湖还能心慈手软？你怕杀人流血，何不在洛阳提督府中做你的公子哥儿，何必肩背长剑到江湖上来？”

马宏剑料定田玉芳邪念已深，侠义人士的忠恕长道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清楚的，改口向道：“你是当今皇上的妹妹么？”

“当今皇上……”田玉芳鼻孔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他算得了什么？”

马宏剑见她对当今皇上露出不肖之色，料定她与朝廷无关，不是真的金枝玉叶，但因她没有否认是君主，追问道：“你是君主，但不知是那一家君王？九龙堡中那个王妃，你总认识罗？”

田玉芳冷冷地道：“你不觉得话太多么？江湖上的事知道得越多，小命越难保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马宏剑知道田玉芳机智狡猾，想在他口中间出什么，实在不易，但心仍不伤，喝道：“为什么你们要千方百计，用尽手段，找寻我的‘鱼肠金镖’？”

“你的‘鱼肠金镖’？”田玉芳嘿嘿冷笑道：“你是明知？还是故问？”

马宏剑被他顶得无词以对。

本来，他恩师遗书上对“鱼肠金镖”之事留有记载，但遗书上只说如能找到那位迴旋手法施放鱼肠金镖的高人，他的沉冤就可昭雪，却没有说这枚鱼肠金镖有什么别的用途。

如今听这田玉芳口气，想必这“鱼肠金镖”本身还包含着什么其他秘密，或牵涉到什么宝藏之类的事情，否则决不会引起这么多人兴师众来夺取！

马宏剑在洛阳之时，那杖长约五寸，粗约拇指，弯弯曲曲，黄澄澄的鱼肠金镖，夕日在手，也没有发觉它有什么奇怪？

它奇在那里？

宝在何处？

他固然不知，但田玉芳用尽手段想弄到它却是事实。

如今田玉芳就在眼前，不过，想叫她亲口说出是不可能的了。

他心想，能否制得住田玉芳虽难预料，但今晚遇到她确是一个追问的良机。

无奈朱小秋急待解救，再者挟着朱小秋动手过招实在不便。

同时他急于知道伏虎太保那边的情形，此事只好稍缓一时了。计较已定，正色道：“今晚是初次遇上，我放你一马，如果不知后悔，再见马某就没有这么客气了。”说罢，回身就走。

“果然是个公子哥儿。”田玉芳格格地笑道。笑得花枝乱颤。

马宏剑回身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田玉芳半晌才止住笑声道：“我说你是个不通世事的公子哥儿。”

马宏剑仍旧不懂，问道：“我怎的不通世事了？”

田玉芳道：“你说我是什么人？”

马宏剑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，我只晓得你缺少一股高贵气质，不是金枝玉叶的郡主。”

“不是郡主是什么？”田玉芳道。

“一个流入邪道的江湖少女。”

“这不了结，我正是个江湖少女。”她星眸注定马宏剑面上，又道：“至於《邪道》二字，我不承认，天下事成则王败则寇，这点你应该懂。”

马宏剑那有心情与她理论这些，追问道：“我怎的不懂世事？”

“你不是说我是一个江湖少女么？”

“我说过，这与不通世情有什么关连？快说！”

“江湖上的事，强者为先，辛辛苦苦弄来朱小秋，你说带走就带走，岂不是不通世事……”她语声一顿，诡笑道：“还有，鱼肠金镖在不在你身上？我也得搜一搜。”

“你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，早说要打不就结了么？”马

宏剑恍然道。

“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宵，说打说杀，大煞风景，就算我陪公子活动活动手脚吧。”田玉芳笑道。

“吧”字一落，她身形如闪电，出手如风，疾向马宏剑左臂抓到。

这一抓势，又快又狠，若是任她抓中臂，则臂中所挟朱小秋必然掉下，如果让开左臂，她可以改抓为掌，击伤朱小秋。

马宏剑与她对话之时，早已凝神戒备，一见她手掌抓来，倏地身躯一转，一招“翠云出岫”，右掌如刀般朝田玉芳手肘去。

田玉芳见壮，右手忽然自下面翻了上来，疾扣马宏剑右肘切脉门。

马宏剑见田玉芳变招捷如闪电，不由赞道：“好招法。”

他右掌刹住下劈之势，骈起食中二指，对准她右手脉腕迎切去。

二人近身搏斗这几招，说时慢，其实快得如电光石火。

田玉芳见马宏剑武功高出想象之外，脱口说道：“看不出你倒真有两手。”

说话声中，已经迅疾收回掌势，掠出丈外。

田玉芳若无其事地，缓缓理着两鬓散乱了的秀发。

马宏剑忖道：“这样打打停停，要纠缠到何时呢？”口中大声道：“你不是要打么？怎么又住手了？”

田玉芳星眸转动娇声道：“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”

那只在头上缓缓理着秀发的右手，蓦地放了下来。

就在手臂放下之时，袖口中射出一逢蓝汪汪的光幕。马宏剑才见那颜色，就知道有毒不能用手触摸，疾撤下肩后长，舞成一团光圈，护住全身。一阵轻微声响过处，眼角瞥见，地下散落一片细如牛毛的钢针。

马宏剑厉声道：“这就是‘化骨毒针’？”

“你倒知道得不少。”田玉芳道。

马宏剑将朱小秋轻轻地放在一株树后，长木指着田玉芳道：“马某本无杀人之心，可是看你今晚的行动，杀了你不管为江湖除一大害，亮兵刃吧？”

“马公子！你气量真小，怎么玩玩就生气啦？”田玉芳星眸闪动，娇笑道。

马宏剑面罩寒霜，圆睁着双眼瞪视着她。忽然，林外传来虎吼之声，吼声越来越近。

田玉芳花容立变。

马宏剑急于知道伏虎太保那边的事情，不愿与田玉芳久缠，喝道：“你自己不亮兵刃，怪不得马某。”

话声一落，腾身而起，刷刷刷，连功三剑。半空中象有万点银星，对田玉芳头顶洒下。

田玉芳只见剑气弥天，木光尚未及体，业已遍体皆寒，立即娇躯一仰，平贴地面，双足猛顿，凌空倒射而出。

身形凌空之际，左袖中抖出一枚黑色弹丸。

马宏剑见她用“金鲤倒穿波”身法倒纵出去，正待变化招式跟踪追扑，眼角瞥见，地下有枚黑色弹丸。

立即扭腰一折，斜飞丈外朱小秋躺卧之处。

双足点地，立即抄起朱小秋藏身树后。

身形尚未藏好，听到“轰”的一声地上冒起一股浓烟。

浓烟见风即燃，顿时火光熊熊。

浓烟中不辨人影，只听田玉芳笑道：“马公子，我这‘圣火神烟’的滋味如何？”说话声音却已渐渐远去。

绕过浓烟烈火之处，四下一看，田玉芳踪迹杳然。

马宏剑无暇再理会火势，挟着朱小秋，穿出林外，只见伏虎太保迎面跑了上来，后面跟着大吉小吉。

“怎么啦？”马宏剑迎了上去道：“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”伏虎太保摇摇头道。

马宏剑不信道：“真的没有？”

伏虎太保说出一番话来，马宏剑听了不由气结。

原来，二人来进树林之后，马宏剑命他躲得远远的，他不但未见到林内这夥人面目，连那说话也听不清。

一直到大吉小吉在林外吼叫，才赶出林外。

只见大吉小吉一前一后纵吼叫，拦住四个黑衣蒙面汉子，不让他们过去。

伏虎太保随萧圣住在幽篁小筑内，甚少外出，对目前江湖上的事很少知道，自然不晓得这些黑衣蒙面人是什么人。

伏虎太保撮唇一啸，喝住大吉小吉。一个高大的黑衣蒙面汉子喝道：“你为何纵虎……”

“行凶”两个字尚未出口。

一个身形瘦小的黑衣蒙面汉子尖着嗓子喝道：“住口！”

突然大步而出，站在三个黑衣蒙面汉子前面，和声和气地道：“这两匹老虎是尊驾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伏虎太保见此人态度和气道。

瘦小黑衣蒙面汉子拱手道：“那尊驾是名震江湖的‘伏虎太保’罗？”

伏虎太保还礼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在下，尊驾上姓高名？”

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：“在下吴耻仁，江湖未学后进……”顿了一顿，接着说道：“适才与三位弟兄从此路过，被它们拦在去路，在下知道这种灵犬一定是武林高人所畜养的，故而一再忍让，没……没……”接着“嘿”“嘿”笑声。

伏虎太保被他左一声‘灵犬’右一声“武林高人”捧得心花怒放，轻飘飘地象站在云端里一样，咧着嘴笑道：“各位蒙头盖脸，这两个畜牲觉得碍眼……”他“哦”了一声问道：“当真的，阁下何以蒙头盖脸？”

“在下脸上长疮……嗯！脸上长疮……”瘦小黑衣蒙面汉子怔了一怔道。

“长疮要把脸蒙着？”伏虎太保喃喃自语道。

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：“流浓淌水，太不雅观……”

“还有，怕传染别人。”

伏虎太保向后连退了好几步，陡地想起一件事，道：“他们三位也是……”

“也是我传染的。”瘦小黑衣蒙面汉子忙道。

伏虎太保又退了一步，想了一想道：“你们武林中那一夥人是一路的吧？”

“那一夥人？在那个林中？我们……”瘦小黑衣蒙面汉子愕然道。

“你们到什么地方去？”伏虎太保问道。

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：“去找医生！”

伏虎太保想起“女华陀”、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去找医生看疮？”

“正是正是！”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。

伏虎太保歉然道：“耽搁各位延医，抱歉得很！请！请！”

他手臂一扬。四个黑衣蒙面汉子应了一声，一齐自伏虎太保身侧走过。

大吉小吉吼叫连声，又扑了过来。

伏虎太保一面抓住大吉小吉的头皮，一面喝阻。

伏虎太保说完经过，又道：“那些人虽然打扮怪些。对人却是顶和气地，不象是歹人……”顿了一顿，向马宏剑平臂中的朱小秋望了一眼道：“马公子！你真有一手，在那里找到她的？”

马宏剑听得满肚子是火，转念一想，他就是那种没有心眼的人，事情已过，怪他有何益处？

同时，认真说来，这事又不是他的事，怎好怪他。

当下一面走着一面简略的将林中前后所发生的事说了一通。

伏虎太保气得直打自己耳光，骂道：“怪不得大吉小吉不放他们走，我还不如畜牲。”

马宏剑一路上反而劝慰伏虎太保。

说话之际，已经回到幽篁小筑。

萧圣与董小钗还没有回来。

马宏剑将朱小秋放在软床上，解开她的道穴。

朱小秋悠悠醒转，睁眼看见马宏剑，又惊又喜，失声叫道：“公子！”她挣扎着要坐起来。

马宏剑按住朱小秋肩头，柔声道：“你先躺着，有话等会再说。”

他回身出房，向伏虎太保要过文房四宝，把黑衣蒙面人要到潼关“铁面韦陀”白天铎家去找王一涛的事，写了一封书信。

飞身驰到“幽篁小筑”约有十里外的附近，取出罗浮信号，射了一发。

他又检些石块，堆起连略暗记，把书信放在石块下。

他匆匆赶回“幽篁小筑”取过一个茶杯，用剑尖在自己手臂上划破一个口，放了一杯鲜血端着，回到朱小秋房里来。

马宏剑把茶送到朱小秋唇边，道：“喝下去，病体就可复原。”

朱小秋星眸扫过马宏剑卷起袖子的手臂，又向茶杯里望去，骇然地道：“公子，这是你的血？啊！武吉告诉我说只要一小杯，你放了这么多”

武吉是“伏虎太宝”的名字，马宏剑知道武吉。把事情告诉她了，当下握住朱小秋的素手，细声道：“百草夫人方上虽说是一酒杯就够，我想多点对你总是好的。”

朱小秋感激得热泪盈眶，泪眼模糊地把一杯血茶喝了下去。

朱小秋自枕头取出一方绣帕，扎在马宏剑臂上出血之处哽咽道：“公子恩德，秋儿粉身难报。”

马宏剑不由眼眶一红，泣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瞒着我”

恩师七载培育之恩，你不辞辛劳千里奔波，出生入死，这番维护之德，愚兄何尝不是粉身难报。”

朱小秋抽泣了半晌，才止住为哭声，改口道：“小妹肩负血海深仇，不得不如此。”

马宏剑改口道：“秋妹，我早就奇怪你的面貌与恩师一样，你艺名应该是朱小秋吧！”

“是的，这是先父取的名字……”朱小秋道。语音一顿，隔了半晌，恨声道：“当年九大门派血洗啸月山庄，我家大小三十余口全遭杀害，小妹那时只七岁，被先母藏在马厩草中，逃脱此难，事后一见家中尸横遍地，只有痛哭，不知如何是好？幸恩师路过，将小妹带回山去，传授武功……”她说到此处黛眉一皱，道：“马哥，我好熟……”

马宏剑知道藏在自己血溶内“千年朱果”的药力已经在朱小秋体内行开，立即出手点了她的睡穴。

马宏剑请“伏虎太保”武吉进房，道：“她已服过我的血液，照百草夫人所说药方，必须静养一昼夜，才能还原，我急忙赶奔潼关，不能在此守护。”

伏虎太保武吉拍着胸脯道：“一错不会再错，此事包在我的身上，如果有人砸下她一根汗毛，武吉用斗大的头颈赔你。”

马宏剑道：“言重了。”

他在楼下，接过伏虎太保武吉给他预备的乾粮，一面食用，一面上路。

他走出“幽篁小筑”天色已经大明。

马宏剑为了在官道上不便施展轻功，所以专找荒山僻野之处行走。